泳齋近思錄衍註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道體　〔造化性命〕

濂溪先生曰无極而太極〔[illegible]晦翁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无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无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伯溫曰】无極曰眞以理言也二五曰精以氣言也二者未嘗相離也非无極之眞爲一物二五之精又爲一物始離爲二而今合爲一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伯溫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特以人言也凡物之雌雄牝牡皆乾坤之道男女之象也氣聚成形形形交氣感而生生變化无窮矣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舊註】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舊註】無欲故靜【伯溫謹】南軒

先生太極圖解義云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極不立而去庶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動爲誠之通靜爲誠之復中也仁也動而通也始而亨者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也利以貞者也中也仁也本爲體而 周子則明其用正也義也本爲用而 周子則明其體蓋道莫不有體有用有體則有用而用之中有體存焉此正乾始元而終貞之意動則用行靜則體立故聖人主靜而動者行焉動者行而不失其靜之妙此太極之道聖人所以爲全盡之也然則曰定云者非指定之定有動靜之根未有動靜之分一爲物慾所撓則定者亂而靜者無所主矣聖人全體太極則靜者立而動者行焉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太極圖 伯[illegible]撰

晦翁曰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无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个至極之理如皇極亦是中天下而立四方輻湊更沒去處移過這邊也不是移過那邊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湊到這裏又屋極曰極那裏更沒去處了又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理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又曰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

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是合殺了

誠無爲伯爵曰實德自然何爲之有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伯爵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

天下之大本【衍義曰】大本者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衍義曰】發皆中節情之正也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衍義】【曰】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舊註】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舊註】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以性情謂之乾

易傳下同伯謨錄晦翁曰且說天是如何後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人在地上只見如此高要之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个物事恁地大且如地恁地大他只是氣之查滓董銖問晦翁曰天行健如何曰胡安定說得好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央正如弄梳珠底上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晦翁一日論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

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　先生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道處不動如磨臍然此却是天之中陳安卿問北辰　晦翁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个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之子相似又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　這裏面心都不動又黃義剛問極星動不動　晦翁曰極星也動只是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今人以管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又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得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又曰辰是北極星之界分　邵康節說辰星是那天上分

爲十二段底即十二辰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伯崇曰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則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伯[illegible]晦翁曰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爲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唐傑問　晦翁曰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

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不同晦翁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董銖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林夔孫問在天地爲鬼神在人爲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晦翁曰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也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也氣爲魂血爲魄或問 晦翁曰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

魄先生曰能聽者便是魄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為魄才說知便主於心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伯[illegible]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

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illegible]詩翁曰雖是十月爲坤十一月爲復然自小雪以後其下面一晝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無陽也或問晦翁曰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於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後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晝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晝未成非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此亦非有深與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也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葢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黙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

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退溪曰 天地生物之心天下感通之理天地常久之道觀而識之伊川必歸之知道者此豈耳聞目見之知哉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 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

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昬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旣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伯恭曰革之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革面者未能心化特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耳書之象恭滔天魯論之色取仁而行違均是人也雖然聖賢豈特爲小人慮而已汝無面從事君容悅明不心爲面朋情踈而貌親所以爲臣下慮爲交際慮皆恐失之面而不本於心也學者必若易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孟子仁義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夫然後可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以上並易傳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伯嵒曰無序則非禮不和則非樂仁者其禮樂之本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伯嵒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併朋友謂之五常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待子以慈子事父以孝兄友于弟弟恭厥兄夫刑于婦婦承于夫此之謂盡其分盡其分乃蹈

其常常者即天地生物之理各無不足處有一不然是謂不盡其分不盡其分乃謂之變變者人失職初豈天地付與有不足者乎雖然聖賢安行於性分之中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內不慙於心堂陛正上下序閨門睦固有不可及者其或君不仁臣則不可不忠父不慈子則不可不孝兄不友弟則不可不恭夫不良婦則不可不順此比干之於紂大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管蔡申后之於幽王各求自盡其分而已 伯厚齋 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 尹和靖先生曰看盡分字是多少氣象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
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
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
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伯品按上蔡先生曰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為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或問晦翁曰上蔡以覺言仁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但知得个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家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以不仁者言之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伯品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之事也故聖人不直以為仁而必曰仁之

方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伯嵒按】告子言生之謂性其所謂生者指知覺運動而言晦翁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全哉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舊註】后稷之克岐克嶷【伯嵒按】詩生民章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說文嶷作㘙曰小兒有知【舊註】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伯嵒按】左傳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椒爲令尹惡蔿賈以其族殺之攻楚王楚子與之戰遂滅若敖氏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

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

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附論天之賦予萬物則謂之命萬物稟而受之則謂之性其目不越乎仁義禮智而已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日用常行不可須臾離也循性之仁而行則父慈子孝以至於仁民愛物者道也循性之義而行則君敬臣忠以至於敬長尊賢者道也循其禮則恭敬辭遜之節文循其智則是非邪正之分別者亦道也聖人因其道之自然立法垂訓爲之品節防範脩父子之道而仁之教立脩君臣之道而義之教行謹其節文而脩之則禮之教也審其是非而脩之則智之教也

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舊註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增註曰指微搔而知癢針微刺而知痛豈非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乎潘時舉問晦翁曰仁包義禮智元包亨利正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先生曰木乃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伯温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非兩途格物致知與治國平天下同一貫 伯温按晦翁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

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
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
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
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
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 禹 稷
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
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舊註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伯淳曰无妄天也不欺人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循齋按晦翁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厭吸而脹方是今乃若此者蓋嘘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非是吸外氣而入止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便死老子日天地之間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又曰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止有許多氣須有个盡時蓋氣盡則歸于天形魄降于地而

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止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處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卻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有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於伯有爲厲 伊川玄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伯有立後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更有甚事

問仁　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　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伯溫曰端緒也猶繭之有緒抽之則成絲）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佐藤評】晦翁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此意去思量體認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个愛之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卻是愛之本柄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 孔 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舊註】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illegible]】晦翁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甘節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知晦翁曰欲要見得性中有仁義禮知無故不解發得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知故有惻隱之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備旨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土無定位無專氣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信亦猶是也實有是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 語錄 楊道夫問晦翁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推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天運不息晝夜運轉故地閣在中間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又 晦翁曰霜止是露結

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或言極西高山亦無雨雪又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伯溫謂教者所以成物者也理無端倪之可窺教則顯設而可見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伯溫 晦翁曰陰陽兩端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 伯溫 晦翁曰體物者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也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伯嵒曰出王者出入往來也旦明也游衍者游行衍溢也言天之體著萬物而鑒察之者無往而不在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伯嵒㨿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晦翁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則所謂良能者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伯嵒㨿或問死生之說於上蔡謝先生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

來　僩但去尋討看　謝曰此便是荅底語又曰　横渠說得來別　這个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个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蒐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常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亢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信一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　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　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制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　謝子曰不是鶻突

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以上並正蒙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伯温按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伯温謂人之氣禀有不同故覺有先後知有難易耳人患不專心致志苟能自強不息則氣質之不美者可變而為美矣不然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一暴十寒而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自暴自

稟有也又徐子融名昭[illegible]鈆山人以書問晦翁先生云枯槁之中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子融謂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亦鈆山人謂即是本然之性晦翁謂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先生云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晦翁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時之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為四端之說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

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夫渾然全體無形象之可見何以見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惟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

四時然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

涑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凡一百一十一條

代郡楊　伯喦　彥瞻

論學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　顏淵之所學【伯喦曰】伊尹之志視人猶視己顏子之學爲己不爲人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伯溫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則顏子之明諸心也不改其樂顏子之知所養也三月不違顏子之力行以求至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

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　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

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文集下同

横渠先生問於　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備考曰心齋坐忘百念俱泯者定也酬酢萬變方寸不擾者亦定也人知動亦定靜亦定之理則死生禍福窮達榮辱豈足爲此性之累哉無

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

曰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伯溫曰應迹者應世之迹也因物之來而應之非有心也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伯溫曰背者人之所不見也庭者接物之地也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內觀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觀無物豈非動亦定靜亦定者乎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伯溫曰孟子曰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伯溫

闓天下事物之理無非自然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非以鄰國為溝壑也非以隄堰而壅遏之也亦因水勢之自然而導之耳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文集

語類 楊道夫問晦翁曰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與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心若使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甞有思慮來曰如此則易所謂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只說得他無心處耳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心便是他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 葢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耳又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所以 明道云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地以此心普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雖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伯品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實之實也君子之學爲己本不求名於人也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終其身無可紀之實矣比君子之所疾也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伯子語錄晦翁曰條理猶言脉絡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又曰發己自盡是之謂忠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得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循物無違是之謂信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个只是一理忠是存諸內信是形諸外一事有兩端之義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旣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旣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

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往來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伯嵒按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

晦翁曰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佛家又有所謂流注想他寂怕這个所以潙山禪師云某参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即自行

之心也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伯温 蹇之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伯温已上並易傳

豐之彖曰明以動故豐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无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

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遺書下同 伯嵒

晦翁問輔

廣曰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個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个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伯恭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天地之化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

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　顏子（舊註）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　周茂叔每令尋　顏子　仲尼樂處所樂何事（伯溫問）伊川問學者　顏子所樂何事或曰樂道　伊川曰若能說　顏子樂道孤負　顏子鄒志完曰吾雖未識　先生面已識　先生心何其所

造之深也周憲問著作王先生曰顏子非樂道之果何所樂 先生曰心上一日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倚著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問夫子何以言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而言故曰不改其樂問[illegible]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夫子何為而樂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夫子之樂意者其在此也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意不改其樂 顏子何為而樂哉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顏子之樂意者其在此也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衍註 尹氏曰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備註 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

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　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　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明道語　伯恭曰禮尚嚴常使人有畏心樂尚和常使人有喜心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然減而不進則銷盈而不反則放欲養其性而制其情也難矣故禮樂之並行者凡以節適乎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伯淳】曰

自昔言性者多矣惟二程子謂性即理也其論深切著明此一段又於本性之外發明氣稟而言蓋有性則有氣有氣則性有性與生俱生氣未嘗不備也然性之有明蔽由其氣之有清濁惟能養其性以勝其氣性未嘗不明也所以不可歧而二之者此也嘗觀舜之命禹先論人心道心而終歸於精一執中孟子有其心養其性持其言無暴其氣其旨皆是也合體用抽關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在茲乎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伯淳】

使漆雕開仕子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子路

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伯嚴曰** 人方汲汲於仕進而閒獨揆諸心而有未能自信之言三子者皆有志於諸侯大夫之事而點獨安其分而有優游自得之適能重內而輕外不舍己以爲人所以見聖人大意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伯靜】晦翁曰上蔡說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爲好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内不惺惺者曾祖道曰此个氣象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　晦翁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爲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个也是私學者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　晦翁曰涉於人爲便是私但學者不如此如何著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教一句云不如此不得也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伯品曰志氣之帥也能持其志則氣習不能移矣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 伯品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
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　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伯温錄 伊川易傳曰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其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養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

二者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伯誥

按 晦翁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伯誥 謂務眞實而不務高遠仁者之事也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舊註 西銘

言弘之道 伯誥[illegible] 晦翁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

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伯嵒】曰能盡己之有則公矣能推己及人則平矣故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人之爲學不進則退譬如登山中間非駐足之地兼亦無不進不退之理古人謂百尺竿頭進一步是也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个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伯恭曰於所當爲如飢食渴飲可也纔著意爲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昔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胷中所蘊自成

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伯嵒陳 晦翁曰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 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去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个莫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 穀不熟又不如莫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爲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活則周流

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晦翁曰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隅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楊道夫問方應此事未了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晦翁曰也須是做這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伯溫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人之立志當如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个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伯羽錄

晦翁曰敬字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个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

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曰齊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親有君有長時用敬則無親無君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請先生說敬各不同其實只一般程子曰主一無適又曰整齊嚴肅也便是敬謝曰顯道曰常惺惺也便是說 尹和靖曰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瑞巖和尚每日常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或問與謝氏惺惺之說如何 晦翁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向佛日曾覽四家録有此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大率是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哉

學者須要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

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伯温曰有心於盡道無心於計效非仁者孰能之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

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以上並遺書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外書下同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伯羽曰學而博矣然博之中不能無是非焉故必審問之問而人告之矣然雖得於人而非自得於心者也故必謹思之思而得之矣然所思或與所問者殊則又不知孰爲是孰爲非故當明辨之辨之明則是者真是非者真非於是擇其是者而篤行之此五者君子之所以學廢一不可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　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　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　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illegible]）或問上蔡先生曰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

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談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閒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致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闕何故却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聞此二十年閒見知識却煞長

謝顯道云昔　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　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以上外書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

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句解】橫渠曰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安排則至是時為有備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如此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

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　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横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

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伯昭曰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伯謙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人與我同出於天地我能盡孝亦欲人之盡孝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其錫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伯謙曰】爲其所當爲而天祐之不弛勞而底豫者也勉其所難處而心安之無所逃而待烹者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謙曰】伯奇尹吉甫子爲後母譖而見逐作履霜操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所從若伯奇之

褒獨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兆人之能為豈可不素其位而行而以順受之乎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集註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宏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

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伯崑按張無垢曰余觀西銘大意以謂人措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爲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以爲持己接物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之命而富貴福澤爲天地之厚我貧賤憂戚爲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爲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當自重焉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

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舊註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已上並正蒙 增註曰 戲生於有意過出於無心能敬焉則何戲之有能悔焉則何過之有狎戲以為常文過以為事烏在其為智哉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固陋也 橫渠曰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 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

决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 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讀書錄】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東萊先生曰此是傳說告高宗以本末源流㑹爲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既能遜志又以必孜孜不怠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苟一時之不修則天命已不流行既遜志又時敏則已之所修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生以至於日新又新之地觀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底意思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晦翁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已上並橫渠文集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説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年有老釋覺無先後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伯嵒按詳細也察明辨也晦翁曰審心要洪放語録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伯嵒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以之學奕猶不可而況學道者乎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 孔 孟既没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
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
一覽如見肝肺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
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
他爲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伯恭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之未至其可驟然而語變哉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伯恭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易居則所有必不大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如以未知爲已知則終身不知矣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二